

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荨麻》译文赏析

王雨桐

天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要: 短篇小说《荨麻》(Nettles)是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的女性主义代表作之一,揭示了女性在爱情、婚姻与生活中的困境与挣扎、麻木与觉醒,小说中跌宕的人物心理变化、精彩的人物对话及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都是对译者翻译功力的极大考验。本文选取当前接受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的《荨麻》中译本,通过分析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深度发掘译文之精华,进一步探讨其有待改进之处,以期准确把握原文主题,领略原文艺术魅力。

关键词: 荨麻; 中译本; 翻译鉴赏; 翻译策略; 翻译方法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9.060

一、作品简介

《荨麻》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于2000年发表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短篇小说。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倒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时序,隐喻等修辞手法,讲述了一位中年女作家在婚姻和亲子关系陷入困境时,与青梅竹马的恋人迈克分离又偶然重逢、最终走散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与生活中面临的困惑与窘境,展现了作者对爱情、婚姻、女性友谊的独到见解。

二、译作赏析

本文选取了传阅度与认可度较高的《荨麻》中译本进行鉴赏分析。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准确表达原文主题与思想感情,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艺术感染力,是翻译本小说应遵循的原则,即翻译目的。翻译目的,即skopos,由弗米尔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翻译理论体系,目的论认为,“译文(translatum)由其目的决定”,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适当(adequacy)这一标准也可用于评价译文,指译文是否符合翻译目的。

译者在翻译《荨麻》的过程中,并未拘泥于原文句式结构,死板对应原文字词句段,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根据原文语境适时选取直译或意译翻译方法,在充分保留原文风格的基础上,将译文准确恰当地传递给了中文读者,从而实现了译文与原文之间形式和意义上的对等,达到了翻译目的。

(一) 含有修辞手法句子的翻译

在翻译含有明喻、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的句子时,为保留原文特点,译者整体使用了直译法,在处理某些带有情感色彩的词汇或其他需要突出强调的细节时,译者选择了意译法。

原文1: The stinging nettles that we must have got into are more insignificant plants, with stalks wickedly outfitted with fine, fierce,

skin-piercing and inflaming spines.

译文1: 我们一定是进到带刺的荨麻丛里了。这些荨麻是些更不起眼儿的植物,它们的茎上阴险地长满着细细的、锋利的能划破人皮肤并能引起发炎的小刺。

分析:“荨麻”作为本文题目,虽只在正文中出现过两次,却是串联全文情节的关键线索。门罗在描写这种植物时,便运用了隐喻修辞手法。而译者将有关荨麻的隐喻描写直译出来,能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荨麻”背后的深刻意蕴,揭示“我”对于爱情、婚姻及人生的态度与看法,突出文章的双重主题。

正如译文所言,荨麻这种植物虽不起眼,但如果人们不小心接触到它的刺,皮肤就会产生“灼痒和刺痛感”。“我”在婚姻中的窘迫境地、对于迈克的情感挣扎以及得不到好友理解的痛苦都像荨麻上的刺一样,给“我”的内心留下道道划痕。而生活也像荨麻一样,它会“阴险地”长出锋利的“刺”,使人遍体鳞伤。

但是,在处理“wickedly”一词时,译者并未将其直译为“邪恶地”或“居心叵测地”,而是弱化其情感色彩,意译为“阴险地”。门罗在文中多处使用了夸张修辞手法,意在渲染“我”内心剧烈的情感变化,但原文中的“wickedly”、“squalid”、“sleazy”等词语贬义色彩过于强烈,汉语中的情感表达又往往是委婉含蓄的;同时,“我”面临的困窘以及生活中的苦难常会“蛰伏”在暗处,趁人不备带来伤害,因此,译者将“wickedly”译为“阴险地”恰到好处。

原文2: It looked as if a large portion of the sky had detached itself and was bearing down, bustling and resolute, taking a not quite recognizable but animate shape.

译文2: 看上去,一大片天空掉下来了,震耳欲聋地、势不可挡地压向地面,那形状虽然不能具体描述,但像是一个活物。

分析：在翻译该句时，译者通过词类、语序转换，打破原文句法结构限制，使译文更富逻辑性、更流畅通顺。“detach”意为“to remove sth from sth larger; to become separated from sth”，但译者并未将其直译为“脱离”或“分开”，而是使用夸张修辞，意译为“天空掉下来了”。众所周知，天空是不会掉下来的，译者使用如此夸张的语言是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刻画暴雨将至、黑云压顶、雷声轰鸣的景象，使读者身临其境，也为下文的情感转折埋下伏笔。

关于“bustling and resolute”的翻译，“bustling”意为“full of people moving about in a busy way”，“resolute”意为“having or showing great determination”，译者在处理由这两个形容词组成的插入结构时并未直译，而是通过词性转换将其意译为“震耳欲聋”、“势不可挡”两个成语，并适当调整其位置，使表达更贴切、更符合中文语言习惯。使用成语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不仅能使译文言简意赅，还能达到更好的修辞效果（即使译者淡化了原文的拟人色彩），使景色描写更加立体。

在翻译“animate shape”时，译者通过增译“像是……”这一明喻修辞的显著标识，将其意译为“像是一个活物”，如此处理更通顺达意，也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同时，译者描绘的景色十分具有动态效果，“天空”这一意象在原文中也具备人化特征，因而，使用“活物”这一表达不仅更贴合原文，也能实现上下文之间更紧密、有效的衔接。

（二）人物对话的翻译

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会涉及大量人物对话。作为英语口语形式之一，英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大多使用简单的口语化词语，有时还会出现语义模糊的词汇；对话中的句子大都比较简短，很少使用从句等复杂句式。因此，译者在翻译此类内容时，在简洁高效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应尽量避免使用书面语，尊重并体现对话中的个性化元素。

译者在翻译《荨麻》中的人物对话时，基本达到了上述要求。通过使用直译法，将人物对话原汁原味地呈现给了读者；在处理某些含义模糊的词语时使用意译法，起到了传情达意的效果。

原文3：“This is the only place we can ever see them,” he said. “At home it’s all the lights and crap.”

“Watch it,” his father said.

译文3：“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看到星星的地方”，他说，“在家的時候，到处都是灯光和乌烟瘴气”。

“好吧”，约翰斯顿说道。

分析：“crap”一词的含义为“something that is of bad quality; things that are useless, not wanted, or not important”，在文中指令迈克不快的生活琐事及幼子夭折带来的阴霾，将其意译为“乌烟瘴气”更贴近原文意思，也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并为下文迈克的不幸、两人关系的升华埋下了伏笔。此外，将短句“Watch it”意译为“好吧”，而不是直译为“看吧”，能使表达更加口语化，也更能体现出约翰斯顿的无奈与妥协。

原文4：Wait till you see the house, Sunny said. “It’s squalid.”

译文4：“等见到房舍就好了”，赛妮说，“这里实在不太令人赏心悦目”。

分析：作者在原文中多次使用夸张手法，意在渲染主人公内心剧烈的情感变化。译者通过反译法，正话反说，将“squalid”译为“实在不太令人赏心悦目”，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语义和修辞色彩，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体会原文内容。

（三）环境描写的翻译

在处理原文中的大量环境描写时，译者采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使用四字结构、合句译法、拆分法、转换法等技巧，再现了原文情境，烘托了人物性格。

原文5：Each of the trees on the place had an attitude and a presence—the elm looked serene and the oak threatening, the maples friendly, the hawthorn old and crabby. Even the pits on the river flats had their distinct character.

译文5：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有其特殊的神态。比如，榆树看上去宁静安详，橡树则咄咄逼人，枫树亲切友好，而山楂树则老气横秋，脾气暴躁，甚至河岸上的坑凹都有它们自己的特征。

分析：首先，译者通过合句法与拆分法调整了句子结构，使整体更富有逻辑性；将“an attitude and a presence”译为“神态”一词，而不是直译为“姿势和气质”，更贴合原文（“神态”意为“神貌姿态”），使表达更加简洁明了；增译“特殊的”一词可凸显出农场中各类树木的不同特征，从而使景物描写更活灵活现，使事物形象更加具象化，并实现了前后文之间更自然的过渡、更紧密的衔接。

在翻译有关树木特征的形容词时，译者在保留原文拟人色彩的基础上，使用带有中国特色的四字格结构对原文进行转义，使事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活，使表达更贴近目的语的语言风格，能激发读者对文中场景更真切的想法，引起读者共鸣。

原文6: Curtains of rain—not veils but really thick and wildly slapping curtains—were driven ahead of it. We could see them distinctly, when all we were feeling were light, lazy drops.

译文6: 瓢泼大雨——不是毛毛细雨，而是狂风暴雨——在那之前席卷而来。当我们俩都感觉到轻轻慵懒的雨点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

分析：这句话是对雨景的描写，译者基本保持了原文的句式结构，却在句子内容上做了文章。“curtains of rain”意为“雨幕”，“veils”的含义为“a thin layer that stops you from seeing something”，若直译，狂风暴雨来袭时飞沙走石、天地晦暗的景象便无从体现，因此译者依然选择使用成语，将上述表达意译为“瓢泼大雨”、“毛毛细雨”；在翻译“but really thick and wildly slapping curtains”、“driven”时，译者首先对前者进行减译和概括，而后将两个表达分别意译为“狂风暴雨”、“席卷而来”。得益于译者的巧思，含有插入结构、大量修饰成分的原句，最终转变为一个由两对成语组成的言简意赅、结构工整对称的短句。

三、译文有待优化之处及建议

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发现译文在词汇和句法方面均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故选取个别较有代表性的译例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拙见。

例1: We stoked ourselves up on strong coffee and cigarettes and launched out on a rampage of talk...

于是我们就用大量的浓咖啡和香烟给自己提神，开始天南海北地聊天……

分析：“rampage”的含义为“uncontrolled behavior, especially when this involves damaging or destroying property over a wide area”，门罗使用“a rampage of talk”这一表达是为展现两位密友在短暂脱离育儿枷锁后那种轻松自由、随心所欲的状态，而将其译为“天南海北地聊天”似乎淡化了这种感觉，因为“天南海北”指的是“（谈话）漫无边际”，与两人“短暂得到解放”的状态关联不大，因此，将“天南海北地聊天”改为“尽情闲聊”等类似表达更为恰当。

例2: It looked as if a large portion of the sky had detached itself and was bearing down...

看上去，一大片天空掉下来了，震耳欲聋地、势不可挡地压向地面……

分析：前文已对该句译文进行了细致分析，故不再赘述。但笔者认为，“天空掉下来了”这一表达在汉语

中并不常见，也未必地道，将“a large portion of the sky had detached itself”译为“天好似塌下来一块”是否更为恰当？

结语

《荨麻》用独特的叙事方式与细腻流畅的文笔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展现在读者面前，引导读者进行深入思考，这正是门罗作品的魅力所在。该版本译作恰如其分地传达了原文“神韵”，展现了原作的中心思想，使目的语读者体会到了原作的深刻内涵，感受到了原作的艺术魅力。尤其是译作的最后两段，使读者深受触动。可以说，译文在形式和意义上均实现了与原文的对等。

但受译者主体性等因素影响，译者对于个别词汇与句子的处理仍有待商榷，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为其他翻译学习者提供了借鉴与启发，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语境灵活处理语言文化差异，不能为了追求某个目标而过分直译或意译，使译文囿于源语或目的语的语言或文字，从而影响译文质量和翻译效果，导致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误读。

参考文献

- [1] 樊莱兰. 修辞对文学文本建构的意义研究——解析短篇小说《荨麻》[J]. 运城学院学报, 2016, 34(05): 61-66.
- [2] 黄娟云. 英语夸张辞格的修辞特征与翻译[J]. 汕头大学学报, 2000(01): 60-65.
- [3] 韩素英. 英语拟人修辞在句中的体现方式及其翻译[J]. 英语知识, 1997(06): 2-3.
- [4] 罗胜雄, 张清云. 谈英语修辞——夸张及其翻译[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4): 81-82.
- [5] 林玉珍. 艾丽丝·芒罗短篇小说的多重主题[J]. 世界文学评论, 2006(02): 265-268.
- [6] 王黎生. 爱丽丝·芒罗小说《荨麻》赏析[J]. 理论月刊, 2011(04): 145-148.
- [7]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 35(03): 82-88.
- [8] 于贻清. 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下唐诗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许渊冲和王玉书译本为例[J]. 海外英语, 2022(20): 71-73.
- [9] 张叶. 爱丽丝·芒罗小说《红皮藻》和《普鲁》汉译实践报告[D].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 [10] Munro A. Nettles[M]. The New Yorker, 2000.
- [11]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 Taylor and Francis, 2012.